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回 奸徒出首害忠臣 義士同心結死友

素臣忙飲三爵，接過抄報看時，方知王恕已升廣西蒼梧道，與右江道馬文升合本保薦文白去削平峒苗；東方旭在獄中上書，乞召文白安撫豐城亂民；皇甫毓昆亦在獄中上書，請召文白平定山東民變；遼東戍謫臣劉大夏上書：套虜猖獗，非文白不能平；江、浙在京朝官太僕寺丞申田，翰林侍讀連城，編修金品，檢討餘玉冰等連名上本，請特赦文白剿倭贖罪。閣中尚未擬批，即奉特旨，文白免其緝拿，著以諭德原銜，先撫江西亂民，次統右江鎮兵，剿廣西峒苗，得功後，赴京陛見，另行升敘；行文各省，著所官司訪求起送，馳驛前去。素臣道：「此雖諸臣保薦，亦係斬監之謀，因緝拿不獲，故令文白出頭，明授以權，陰掣其肘，置國事於膜外，取白首如探囊耳！但文白此時求之不得，一切禍福，當置之度外；即日拜辭大王，前赴江西。大王恩德，銘刻於心！還求賜知郡主位號，以便朝夕感誦！」楚王道：「救兵如救火，寡人即此送行。小女微勞，無足掛齒，將來設有求於先生，亦祈勿卻耳！」素臣好生疑惑，皆因歸心如箭，不暇細問。含糊答應，匆匆拜別，出了府門，上了黃馬。不兩日，已至江西，竟向撫院衙門，擊鼓進會。那時巡撫恰值廉介存升授，忽見素臣從天而下，握手大喜道：「望君如歲，不意即得相見，豐城一縣生靈，可獲保全矣！」一面擺飯，一面告訴豐城之事。原來：這段禍事，皆從素臣前年送任公起身，在江邊出銀，救那些翻船難民而起。難民中有一人，細看素臣，素臣亦似認得他的，那人便正是計多。計多當時雖想不起，過後尋思，明是那日在縣打官司的白又李，卻如何尚在此地，又有家眷同船？想了些時，也就丟下了。直到奉旨緝拿文素臣之時，在賭場中賭輸了錢，與同賭戴禿子一路回家，歎著苦氣道：「老天真沒眼睛！那些財主們，一毫策劃沒有，卻像圈豬一樣，養得肥頭胖腦！我們這樣有算計，會擺划的人，偏窮得像老鼠一般，嘴都餓尖了！連日賭錢，擲出的就是叉！老戴，你也輸急了，若有本事，挖牆撬壁，便做他一帳也罷！」戴禿道：「我也常想過，但一做了賊，便過繼與捕快做了爺伯老子，日長時久，受不盡許多忤逆！我們是做慣硬漢的，可肯伏這氣的嗎？如今有一樁好買賣，只要運氣高，便平地進一注大財，連芝麻大的官兒還都有分！只可惜沒這福氣，豐城縣是個僻地，那人也未必到我這地方來！」計多道：「你莫非指著文白那樁事嗎？他是天下第一個忠臣，你想出首他，良心何在？」戴禿笑道：「你又幾時學講道學，說起良心來了！烏珠眼見了白銀子，便爹媽也顧他不得，還顧甚忠臣奸臣！你還想挖牆撬壁哩，那才是有良心的事！」計多也笑道：「我是大概而論，若說到銀子，便也把良心撩開，他要做忠臣，我要做財主，各適其適了！我看那圖形，很像一個人，只是名姓不同。」

禿子道：「那文白最會改姓更名，又會易換面色，文書內都指明的，你且說，像那一個？」計多道：「那年我幫著未洪儒打官司，受了一頓毒棒，便是吃那人的虧，除是用足了錢，打的出頭板子，破皮出血，沒受內傷，還睡了好些日子哩！那人的面貌，與圖形相似。前年我翻船擄下江去，不是有一位客人救起，你不是也得過他銀子，見過他來？那人卻姓白名又李，是未洪儒的老兄，不是文白。」戴禿拍著頸根，大喜大笑道：「夢裡也不想有這一日！若是別人，我便另有主意。如今與你講明，有官同做，有銀同分，兩個人出名去首他，說現藏在世兒未洪儒家，等官府去著落未家要人，我們知風報信的五百兩頭，已到手了。」計多道：「那不是當頭的事！天下相像的頗多，怎見得白又李就是文白呢？」戴禿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姐夫現做馬快，他見我有心機，會走跳，一切案件俱托我留心。他把縣裡密票給我看過，說這文白號素臣又名白又李。他出銀之時，我眼光都在那一錠大銀子上，沒曾看清。審事的時節，雖看得清，因忘記他姓名，沒想到他身上。如今想起，實與圖形相像。這知風報信的賞銀，不是落得受用的嗎？」計多大喜道：「密票上即說文白又名白又李，這事就有七八分了。但未洪儒是東方旭的舅子，簇簇新新一個翰林，東方儒又是敢作敢為的大鄉紳，若做他不翻，反受其害，還須細細打聽，有些巴鼻方好！我是吃白狗咬怕的人，見了羊都是膽寒的！」戴禿道：「那年他坐的船，是哈叭狗曲四的，只消去問他，就知他家眷下落了。」計多道：這想頭有理。有了他家眷下落，就連這三千兩賞銀都有分了。」

兩人忙趕至曲家根問，曲四道：「隔年的皇曆，好一本子冷帳，閒著手要捉蟲子，沒工夫去揭他了。」戴禿道：「若你記得起，計大哥要請你吃一醉哩，休挺那死話！」曲四是個酒徒，聽著酒字，心便渾了。笑道：「你們且坐一坐，待我細細想來。」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那男人不知他姓名，那女人是前任老爺的小姐，在浴日山口起岸的。」計多恍然大悟，文素臣便是白又李，白又李便是孫盛。孫盛的藍面，便是文素臣白面變的；不然，任小姐怎與他同船？那浴日山內，是東方儒的莊子；未洪儒的姐，也嫁與孫盛，孫盛與東方旭大小姨夫，就藏匿在他家的了。因捏了戴禿一把往外先走。

戴禿會意，接腳跟出。任憑曲四叫喚，已把酒帳寫在瓢底。到了路上，計多道：「這文素臣藏在東方儒莊上無疑，我兩次吃他大虧，該復他一箭！你得了他銀子，不便出頭，不如待我出名首告，得了賞銀，和你分罷。」戴禿道：「你眼又不瞎，怎說這瞎話？他賴了銀子，反叫家人打我，出我妻子的丑才是仇人哩！審官司那一日，若沒我姐夫包庇，怕不也是三十板子，一面大枷。大六月裡曬日頭，我念他啥情麼？你只講吃打的虧，他救你的狗命，就不提了！不是我，你只道白又李就是文素臣嗎？怎反要拋撇起我來？」計多道：「他圖做好事，知道我計多擄在江裡，才出銀來救我的嗎？我也不是拋撇你，你休認真，這件事不是你，不知道文素臣又名白又李，不是我，不知道白又李的腳跟。如今告狀也要還他憑據，未洪儒告白又李奸婢圖閨的狀況，還是我做的，這一宗案卷，便是確據。你說的有官同做，有銀同分，我們兩人出門去首他罷了。」戴禿道：「這才是句話，但雖有憑據，若沒干證，東方儒便有展變。」計多道：「哈叭狗便是干證。他載過他家眷，怕不認帳麼？如今是太監的世界，現在縣裡老爺，四時八節去孝敬公公。那年賑濟，通縣百姓都感誦東方儒，咒罵縣裡，縣裡敢怒不敢言。有我們這一首，正坎在他心窩裡去。怕他不轟雷閃電的鬧起來嗎？」戴禿道：「這幾句話實在伏你，快些寫起首狀，同你赴縣密首，不要被長手臂人先掇了熱鍋去！」計多忙寫首呈，同戴禿赴縣密首。縣官果然大喜，把二人下監軟禁，密拘曲四到案，錄了口供。立刻知會營汛，傳同典史，帶著各班衙役，分投東方府中及浴日山莊，堵門拿捉。

此時奚囊、容兒夫婦雖已進京，婢僕中嫻習武藝者尚多；況有木四姐萬夫不當之勇，如何肯受拘拿？卻因官役們口口聲聲是奉旨緝拿，水夫人又吩咐不許抗拒，故此全家被捉，不曾遺漏一人。東方儒那邊，更不消說。水夫人到官，一口供明是文白之母。縣官喜極，一概收監。單把東方儒發典史看守。喚了計多、戴禿出監，先賞花紅。曲四討保候結。連夜通詳出去。裘監僱急足報知斬直，斬直大喜，給與恩蔭。將知縣欽取首人照獲正犯之例給賞。立發緹騎下縣，守提一千男女官犯進京審勘。於成化九年三月初一到縣，定期初三日起解。兩家女犯俱頸扣鐵鏈，男犯俱行枷鎖，大索盤鎖。龍兒亦扣一條細鎖。任公夫婦，洪儒夫妻俱來送別。內中惟水夫人義命自安，東方儒大臣體度，不作楚囚之泣。古心夫婦，田氏及璇姑等諸妾，怕水夫人長途辛苦，鸞吹既愁水夫人，又愁東方儒，俱不免悲淚。其餘男女，懼畏刑，無不啼哭。豐城百姓俱聞文忠臣之名，兼感東方儒之德，擁擠著數萬人，各抱不平，流涕太息。鸞吹道：「那年二妹、三妹起解進京，也是這一日廖監忽然中止，莫非還有救星？」素娥道：「姐姐怎還作此妄想？那年不過廖監作惡要錢，沒甚大仇，行止由他做主。如今條斬直結仇，奉旨拿解，有甚變頭？」田化道：「相公雖未立朝，已授顯職，為國盡忠，禍連家屬，我們該從容就義。所恨累及婆婆，令人心痛耳！」水夫人道：「玉佳以忠直賈禍，不愧漢之范滂；老身獨不能追蹤滂母耶？古來賢女，遭遇禍害者，無不視死如歸；諸媳皆讀書明理之人，怎猶作兒女之態？」璇姑等方始收淚。忽然裡邊傳信出來，奉嚴爺鈞旨，路上恐有疏虞，除東方儒俟到京勘審外；其餘無論老少貴賤，女人皆撈一撈，男人皆捆打四十，然後起解，吩咐禁卒把刑具送進。兩家婢僕，知要撈打，重複哭起。眾百姓嚷道：「文老爺是天下第一忠臣，東方老爺是本縣第一義士，因奉旨拿解，不敢囉喏。若說嚴爺主意，要家屬撈打，我們便不依了！」正在喧嚷，忽又傳出信來，叫水夫挑水洗堂，要把婦女裹腳布剝去，點名時赤足過堂。水夫人勃然大怒道：「撈打尚是官刑；若令婦女赤足過堂，則無異強暴之凌辱矣！諸媳等當以禮

自守，寧死不辱！老身當先撞死台階，不受閹奴之辱也！」龍兒亦勃然大怒，扭斷鐵鏈，望內直奔。幾個兵役攔擋不住，相顧失色，卻被張順一把扯住。水夫人怒喝：「汝欲何為？」龍兒跪地泣稟：「孫兒誓不與斬直俱生，欲進朝擊碎校尉之首耳！」水夫人大怒，復喝道：「校尉奉旨而來，汝乃思碎其首，大逆無道，死有餘辜矣！」令兵役重加鎖鏈，龍兒方不敢咆哮。田氏等聽著赤足過堂之言，心膽俱碎，各打算以死自誓。及聞水夫人欲撞死台階，嚇得魂魄俱飛。僕婦婢女，便俱出聲嚎哭。眾百姓愈加抱憤，嚷做一片。內中擠出一個義氣人來，姓韋名杰。饒有家財，兼多膂力，揮金如土，憤抱不平，身長八尺，鼻直口方，一部長鬚，直垂至腹，概縣聞名，都稱小孟嘗韋鬚子。韋杰道：「各位不是亂嚷的事，我們進去當堂求免，求得下便罷，若求不下，先把那校尉痛打一頓，出這口嘔氣。打出事來，都是我一人承當！」

韋杰話尚未絕，只聽有兩人大聲嚷說道：「韋大哥說的是，打出事來，都在我們三人身上！」眾人看時，一個姓吉名於公，一個姓易名彥吉。於公短小精悍，足智多謀，易彥膽大氣豪，有力如虎，也是豐城縣有名的豪傑。眾人大喜，鼓掌進縣。只見幾個校尉，南面高坐，縣官陪坐東邊。先喚計多、戴禿兩人上去，賞了三千銀子。後喚兩家家屬上堂，水夫挑水上去，正要潑洗。韋杰一擁而上，要求免洗堂撻打。校尉怒喝道：「撻打是奉憲爺鈞旨；赤足過堂，是省裡裘公公親口吩咐的，誰敢違拗？」韋杰大喊道：「我們只道奉旨的事，卻不知都是閹狗的主意！好好的免了便罷；只半聲不肯，便痛打你這班狗頭，再剝那兩個閹狗的皮！」眾人齊和一聲，直擁上前，人多心雜，那裡由得韋杰們做主，竟把公座掀翻，將校尉踩下毒打。計多、戴禿同幾個賭友，領了賞銀，正擠不出，忽被易彥看見，大喝一聲：「好無良的狗腿！」一手一個，掀倒在地，輪拳要打，被後面人亂湧而上，連那幾個校尉，都踹為肉泥。賞銀散了滿地。縣官逃入衙。書役大半稱快。易彥道：「這事情弄大了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如今須得韋大哥為主，打開倉庫，招兵賣馬，放出獄囚，先殺進省，砍了裘小官的頭；次殺進京，砍了斬太監的腦袋；替朝廷除了大害，然後聽憑皇上殺閹，便死也死得快活！」吉於公忙道：「這使不得！一劫倉庫監獄，便真是反了！我們只恨著閹狗陷害忠良，不是與朝廷為難。依我主意，該請出二爺來，暫管縣事，看過倉庫錢糧，審理日行詞訟。要他申文出去，說眾百姓因見校尉假傳聖旨，要婦女赤足過堂，一時公憤，打死校尉，並無別故，求遣官安撫。二爺不比賊胚，廉都爺又是愛民的，還有救頭。我們一面齊心料理，守住城池，才是道理！」眾人便要吉於公作主調度，於公道：「此事非韋大哥威名，不能壓眾！」易彥等便俱推韋杰做主。韋杰道：「各位俱推我為主，我卻仗仗於公，於公出謀，我率眾人出力，這事方不致決裂！」於公道：「既蒙韋大哥吩咐，不敢推諉。如今先把兩家家屬，各送還家。大哥立請二爺出來，權理縣事，連夜申文。易兄弟到營裡，去借軍器盔甲，旗幟馬匹，準備守城。眾人中公議出頭目，一人管十，十人管百，百人管千，願與者報名入冊，生死齊心，同至城隍廟內，拜神盟誓。收拾計多等賞銀，搜出賊官的私蓄，盡數將來充餉。四城設起炮來。勸諭合縣紳士百姓，鹽典舖戶，每日量力捐錢，接濟兵餉，守住城池，等著招安。若不降招安，有大兵來剿便齊心致死，不許逃散一個！」眾百姓俱道：「我們若沒有東方老爺，那年風災早沒有命了！如今就死，還留住了老婆男女，情願聽著號令，結為死友，誓不逃散！」吉於公便派人護送兩家眷屬回家。韋杰便逼出縣丞來，權理縣事，申文上省。易彥便向營裡，去討借軍器馬匹，營員見人多勢盛，不敢不依。兵丁內有大半抱憤，俱願入伙。便隨同眾人，齊至城隍廟盟心。將泰山行宮，做了韋鬚子的帥府。派人去各城把守。令易彥做先鋒，領五百精壯，去江口駐紮，以為犄角之勢。省中聞變，裘監主剿，廉巡撫主撫，會議不決，各拜本進京。斬直大怒，倒下旨意，將廉和交部議處，著撫鎮兩標發兵剿滅，已遲至半月有餘。吉於公甚有機謀，料理得事有八九，官兵到來，都伏豐城百姓義氣，不肯盡力。韋杰、易彥俱有勇力，眾百姓並膽同心，營兵與省兵，又非親即故，聲氣相通；到接戰時，連仗也沒打成，官兵一哄而散了。幾次發兵，都是一般。裘監著急，稟知斬直，只得發出京兵，前來會剿。一來北兵不諳南邊形勢；二則同來的省兵，大半都是奸細。頭一日紮營市，勾通著易彥的兵將，半夜裡開營迎人，播鼓吶喊，把京兵從睡夢中嚇起，四散逃跑。次日對陣，正在交戰，省兵先跑，陣勢牽動。易彥手執巨斧，如猛虎一般，領著敢死百姓，奮力衝突，又把京兵嚇散。虧得吉於公號令，只許趕散，不許殺傷，才得無事。卻已盔甲不全，槍刀半失，輜重糧草，遺棄無存，紮營不住，只得收兵退回。

裘監幾次密稟，特派勇將，統率大兵來剿。正值廣西峒苗作亂，殺入內地，連破思恩、慶遠二府，文書雪片告急。斬直把心腹將士，都派去徵苗。兼之東倭內掠，北虜侵邊，各處請兵。因豐城只在自守，不來攻城掠地，便只派南贛鎮兵協剿，不發京兵，做了一個緩局。直到這年，才主意發江南、湖廣、福建三省兵來會剿。恰值靳仁聽了單謀之言，令其進京獻計道：「文白薄有時名，無論緝拿不獲，即幸而拿獲，亦必被人釋放，或中途劫奪，屈明之棄官同逃，即前車也，而且行同鬼物，南北東西，去來無定。寶音、寶華、屠龍、釣龍，我之股肱心膂，糧食軍裝，俱喪於彼。數年以來，所差緝探之人，不為不多矣；而藏匿何處，謀為何事，無一人能得其蹤影者！是文白一日不獲，我們之事一日不成，莫若明赦其罪，令往廣西征苗，赤身峒苗猛惡異常，我之心腹半為所傷；文白若去，亦必受死。即幸而不死，亦不能平，然後加之罪；彼自負忠直，豈敢違抗天旨？去之如拾芥耳！昔魚朝恩為觀軍容使，十節度如郭子儀、李光弼之謀勇，亦俱戰敗。若令冒神功監制其軍，並令撫臣鎮臣緩發兵糧，以掣其肘；非死即敗，瞭如指掌！且趁其在廣，我們安心舉事，便無顧慮，惟廠爺圖之！」靳直大喜道：「好孩子，怪不得姪兒誇你，說是諸葛復生！這個圈子，便是周瑜也跳不脫；何況文白！」勒直深信單謀，故因各官保舉，下旨赦免素臣，素臣才得到江西來招安。當下廉介存將豐城之事，約略說知。素臣道：「豐城這伙人，雖然打死驕騎，而不動倉庫，不殺官兵，不攻城奪地，其意願待招安。況事由弟起，弟若前往，事可即平。今日已晚，明日黎明，當一人一騎，前往招安。」介存道：「豐城人原求招安，五日前復有命吾兄來招安之旨，定在盼望，吾兄一到，事可即定。但定後須往廣西征苗，卻是一件至險至難之事，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廣西之行，弟之素志，成敗聽於天耳！」因把人峒之事說知，介存大喜道：「靳直本以此致兄於死地；據吾兄說來，反有成功之望，何快如之！」

因命取酒與素臣作賀，盡歡而罷。素臣連夜寫就檄文，鈐用撫印。次日半明起身，上午已至豐城。

見江口紮為一營，知是易彥之兵，竟至營門，說知來意。易彥忙接出來，卻不認得，說：「果是文大老爺，既當解甲投戈；但素不認識，當著人送至縣中，聽韋杰主意。」素臣道：「甚好！」易彥忙派兵役，隨同素臣入城，竟到泰山行宮。韋杰接見，素臣取出撫檄圖章。從人們亦有認得的，回說：「正是那年在縣打官司的白生員，文大老爺。」韋杰大喜，連連叩首道：「韋杰非敢作亂，實因一時憤激。騎虎難下，日望招安；今得大老爺降臨，豐城百姓得生矣！韋杰一死不恤矣！」素臣道：「汝等不特義氣，兼有忠心；況事由文白而起，愈足生感！只是國法所在，汝及吉、易二人俱宜暫詣監獄。我當連夜草奏，保爾等三人，赴廣立功贖罪。其餘概行放散歸農可也。」韋杰遵令，放散軍兵，換了囚服，通知吉、易二人，同去投監。素臣仍請知縣管事，令其冠帶來見。那知縣又羞又怕，磕頭如搗。素臣令其連夜申文通報，討了本紙，竟至浴日山莊。文虛、張順迎接下馬，飛步至安樂窩中，拜伏水夫人膝前，痛哭道：「孩子不孝，上累母親拘係牢獄，幾受官刑，萬死莫贖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受刑何妨？只被亂民一變，令人心膽俱碎！幸皇上天恩，得以昭雪！今汝回來，想必韋杰等已受招安？可把處置之法，說與我聽。」素臣聞言，愈加心痛，因把處置之事，帶哭稟知。水夫人道：「如此處置甚好。你可起來，拜了祖先，見過合家，再問你在外之事。」素臣起來，拜過祖先，見過兄嫂，知道又添了姪兒，甚是快活。回轉安樂窩中，田氏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領著五位公子，一齊拜見。木四姐出見過。婢僕們俱在院中磕頭，稟知出門以後諸事。卻值東方僑、任信、未鴻儒俱到，素臣慌忙出迎，見禮後，敘離衷。東方僑問：「何日赴廣？」

素臣道：「邊事甚急，尚未稟知家母，大約只在明日。」東方僑太息道：「賢者之行，不同如此！弟知親家忠蓋，行期必速，但數年不歸，亦必有數日之留；卻已定於明日，可敬可感！我們即當告別，不可再擔擱親家家事了！」任信因此也不入內看女，匆匆別去。素臣進內，正待稟知出門後事，水夫人道：「你既招安亂民，該有本進京。此不可緩，且待修本後稟知。」素臣忙討過筆硯，在懷內取出本紙，寫本謝恩，並奏知豐城之事：為首者三人，已經招安，投監伏法。因念其並未劫奪倉庫，攻城掠地，情稍可原；且俱有謀勇。廣西苗蠻作亂，現奉旨命臣征剿，乞隨帶前往，效力贖罪。餘屬脅從，概行放免，以廣皇仁！臣於成化十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在湖廣聞有恩旨，即日起身，於八月初一日趕赴江西省城，於初二日招安亂民，於初三日東裝赴廣等因。惟把初三三字

空寫，稟水夫人道：「孩兒數年在外，久缺定省，現在又近著母親壽誕，本應在家稍留數日。奈廣西邊警甚急，救兵如救火，又應即日前去。事在兩難，望母親訓示！」水夫人道：「你受東宮厚恩，固屬從古未有；即現在皇上施恩，亦屬沒世難酬！豈可因烏鳥私情，蔑君臣大義？況苗亂若早平一日，百姓即免一日殺戮之慘。昔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；你此日在家耽擱，已非古聖饑溺之懷，況可稍留數日乎？今日已晚，當於明日清晨，星馳入廣，勿為留戀也！」素臣涕泣受命，即將本填了三字，恭設香案拜畢，令張順送至營中，飛遞至省，送撫院衙門齎發。拜本後，正待稟知出門後事，見有幾個女人，欲前不進的，在門外觀望。水夫人道：「各位都進來見罷。」於是惴惴的，都進房叩見。素臣看去，有幾個頗覺面善。水夫人道：「這三位李又全之妻妾：楊氏、陶氏、柳氏，這兩位是吳鳳元之妻元氏，妾方氏，係那年有書回來，即打發奚囊、容兒夫婦進京，東宮便把這五人發來，伏侍你我。」素臣道：「又全已是縉紳，鳳元更屬桑梓，豈可屈為下人？」水夫人道：「我也是這樣念頭；因東宮令旨，不敢不承！又全、鳳元又實有叛逆之罪，不敢全廢國法，故於其初來時，受其主僕之禮，過後即處以閒房，不以下人待之。今汝初歸，故令一見；非竟以婢僕屈之也。」素臣敬謹遵命。水夫人即令退出。丫鬟已送上晚膳，素臣陪食飯畢，正待稟知出門後事，只見秋香直奔進房，失驚著怪道：「大小姐不知為著何事，大哭進門？」正是：

不盡關心兒女淚，無窮饑溺聖賢心。

總評：

素臣謀勇忠誠，孚信於友，抄報所載保薦諸賢，雖未滿十人，而內臣、外臣、謫戍之臣、囚圜之臣，交推獨保，眾口同聲，儼如師錫矣。然諸賢交薦，不若單謀一言。以諸賢言公，斬宜所忌；單謀言私，斬直所喜。素臣雲亦係斬直之謀，可見素臣賜環，全與諸賢無涉。素臣雲斬監因緝拿不獲故，令文白出頭云云，直從單謀肺腸中穿躍而出，乃既知取若探囊，復云求之不得，此非有鬼神之機者不能。單謀雖有詭智，能與此等旋乾轉坤之人為難耶？亦適見其愚而已。江邊出銀救溺事，隔三十八回，所救之人又無一名一姓，讀者久已撇置腦後，而作者忽於冷鍋中欲爆出滾熱之豆，豈不大難？妙在「素臣看這人甚是面熟，那人也細看素臣」一語，既埋根伏線於前，遂無准接木穿針於後，那人便正是計多，如半天饑鷹，忽然撲朔，直劈草中兔腦，奇文快文。

計多在縣打至皮開肉爛，乃係用足了錢之故，至此始明。奇文之難讀，如是如是。

豐城百姓俱聞文忠臣之名，兼感東方僑之德，擁擠數萬各抱不平，此必有之事，然止流淚太息而已。及聞撈打出自斬直之意，即行喧嚷，更傳出挑水洗堂之信，方在做一片，以致韋傑出頭，吉易附和，眾人鼓堂，釀成大變，然於此時稍識頭勢，俯允所求，猶可消散，乃更抬出兩豎，愈激眾怒，是誰之過歟？韋杰大喊：「我們只道奉旨，卻不知是鬪狗主意。」易彥道：「先殺進省砍了裘小官的頭，次殺進京砍了斬太監的腦袋，替朝廷除了大害，聽憑皇帝殺嗣。」可見眾人所憤全在兩豎，未敢開鬪朝廷，而結盟守城違天討，則已顯犯朝廷水法，妖狐假虎，牙爪施威，流毒遂至於此，歷漢唐宋以至於明，無代不受宦官之禍，而前車已覆，後轍仍尋，亦獨何哉，亦獨何哉！

計多、戴禿踏為肉泥，黨銀散落滿地，不如是不足彰作惡之報，不足快讀者之心。

吉於公得著，在不動倉庫，不憂監獄，不害縣官，不殺官軍，故素臣得行招安之說，否則大義滅親，何有於無妄之私恩耶！

韋、易及豐縣之合縣生命皆賴此人。厥後於公祿壽俱高，子孫顯盛，未必不由於此，始謀固可不慎哉？

單謀以素臣委之毒蟒，複合冒監軍撫鎮，剋緩兵糧，以掣其肘，此真計出萬全，取素臣之首，真如探囊取物也；而孰知素臣之首，乃在囊外，雖百探不得，吁異哉！